

明清秘本小说集

绮楼重梦

(清) 兰皋主人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绮楼重梦

(清)兰皋主人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绮楼重梦/(清)兰皋主人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11

(明清秘本小说集)

ISBN 7-80171-056-8

I. 绮…

II. 兰…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6228 号

明清秘本小说集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北京市兴凤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7 字数 1053 千字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套

ISBN 7-80171-056-8/1·36

定价:60.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出版说明

【版本及收藏情况】

原名《红楼续梦》、又名《蜃楼情梦》，存48回。不题撰人。据考证，作者姓王，号兰皋居士。嘉庆乙丑(1805)坊刊本，尾署“红楼俗家重记，嘉庆乙丑孟夏之日重编，岭南逸叟匏公书”。南京图书馆有藏。

【内容梗概】

书接《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宝玉转世为宝钗之子，名唤小钰。黛玉投生史湘云家，取名舜华。二人自小同贾兰之女优昙、曼殊、文鸳于邢岫烟处读书，情意日笃。小钰自幼好武，六岁梦中得授天书，天文地理、旁门左道无所不知。请天兵天将，呼风唤雨，得心应手。后值倭寇犯境，上开文武二科选士。小钰文武双全，中两科状元，领兵平倭。仗仙法相助，钰连战告捷。上大悦，封为平海王，准新建府第。时上欲为太子选妃，众女多认真备考，惟舜华属意小钰，值试托病不往。揭榜，优昙中第一、曼殊中第二。小钰平倭奏凯，逢府第落成，贾府复显荣华富贵。小钰、舜华齐居贾府，热闹非凡。钰与众女狎，惟与舜华庄重相对，心意不言自明。后乌龙党作乱，小钰统师进剿，凯旋回朝。龙颜大悦，钦赐舜华配小钰。众女亦得良配，皆甚美满。独晴雯转世之淡如，尝与小钰乱，许一麻脸，此书之败笔也。

目 录

第 一 回	警幻仙追述红楼梦 月下老重结金锁缘	(1)
第 二 回	连理同生 樗蒲淫赌	(6)
第 三 回	晴雯婢借尸还魂 鸳鸯姐投胎作女	(13)
第 四 回	荡妇怀春调俊仆 孽儿被逐返家门	(20)
第 五 回	宁荣府二次抄家 珍珠儿三番听审	(27)
第 六 回	获重谴囚徒发配 感旧游美妇联诗	(33)
第 七 回	燕语莺声创兴家塾 红香绿艳齐起闺名	(40)
第 八 回	学中属对舜华为魁 园里吟诗优昙独异	(47)
第 九 回	获丑擒渠略施武艺 怜香惜玉曲效殷勤	(55)
第 十 回	梅碧箫病谈前世 贾小钰梦读天书	(62)
第十一回	镇东伯初平海寇 明心师新整庵规	(69)

第十二回	白云山兼谈命相 红药院闲讲经书	(76)
第十三回	玉皇阁小儿用力 杏花村孤女完姻	(83)
第十四回	召神兵小钺演法 试飞刀碧箫逞能	(90)
第十五回	十万倭兵重作乱 九重恩旨特开科	(97)
第十六回	文武状头双及第 雌雄元帅共兴师	(104)
第十七回	特典崇隆登坛受印 仁心恺惻掩骼施财	(111)
第十八回	荡妖寇大显神通 受皇恩荣膺宠锡	(118)
第十九回	闺内吟诗堂前问卜 环儿南窳淑贞北来	(125)
第二十回	圣恩浩荡薄海同春 帅德汪洋灾黎乐业	(133)
第二十一回	医病符偶然戏谑 限体诗各自推敲	(140)
第二十二回	平海府大营甲第 凝香殿慎选贤媛	(148)
第二十三回	身居事外款款论题 情切局中皇皇待报	(155)
第二十四回	晓开蕊榜题名氏 日丽螭坳谒圣明	(162)

第二十五回	待年册立居私邸 衣锦荣旋宴画堂	(169)
第二十六回	分院宇点景铺陈 派丫头更名服役	(176)
第二十七回	甄小翠避妖来贾府 叶琼蕤逃难入王园	(183)
第二十八回	春情淡如入学 赦诏蓉儿还乡	(190)
第二十九回	彩笺结社 画册题诗	(197)
第三十回	会同年花园玩景 乘良夜雪阁开樽	(205)
第三十一回	赏春灯凭肩献媚 窃香履度足调情	(213)
第三十二回	老尼领徒弟募化 倭王率妻子来朝	(221)
第三十三回	琼蕤赠一股金钗 岫烟送两丸丹药	(229)
第三十四回	香雪秘传妙术 传灯别倡宗风	(236)
第三十五回	留香居重来佳客 中元节追荐情人	(243)
第三十六回	钟情人幽怀沉结 无耻女使酒猖狂	(250)
第三十七回	三枝神箭穿杨柳 一阙新词缔凤鸾	(255)

第三十八回	翡翠帐中揉雪乳 鸳鸯被底拥香躯	(262)
第三十九回	花袭人因贫卖女 贾佩荃联谱认兄	(269)
第四十回	扬州道姑关生魂入腹 文址女子随贡使来京	(276)
第四十一回	浸水芙蓉窥玉体 临风杨柳度纤腰	(283)
第四十二回	四女将出征东粤 五学士被点西清	(290)
第四十三回	五美同膺宠命 四艳各配才郎	(297)
第四十四回	巧姐初返外家 淡如错招老婿	(304)
第四十五回	细雨孤灯回噩梦 清樽皎月感秋声	(311)
第四十六回	婢女戏编茜字谜 美人争谱竹枝词	(317)
第四十七回	怜香成死别 惜玉感生离	(325)
第四十八回	圆大梦贾府成婚 阅新书或人问难	(332)

第一回 警幻仙追述红楼梦 月下老重结金锁缘

《红楼梦》一书，不知谁氏所作。其事则琐屑家常，其文则俚俗小说，其义则空诸一切。大略规仿吾家凤洲先生所撰《金瓶梅》，而较有含蓄，不甚着迹，足饜观者之目。丁巳夏，闲居无事，偶览是书，因戏续之。袭其文而不袭其义，事亦少异焉。盖原书由盛而衰，所欲多不遂，梦之妖者也。此则由衰而盛，所造无不适，梦之祥者也。循环倚伏想当然耳。夫人生一大梦也。梦中有荣悴，有悲欢，有离合，及至钟鸣漏尽，遽然以觉，则惘惘焉同归一梦而已。上之游华胥锡九龄，帝王之梦也。燕钧天博楚子，侯伯之梦也。下而化蝴蝶、争蕉鹿、宦南柯、熟黄粱，纷纷扰扰，离离奇奇，当其境者，自忘其为梦，而亦不知其为梦也。兰皋居士，旷达人也。犹忆梦为孩提，梦作嬉戏，梦肄业，梦游庠，梦授室，梦色养，梦居忧，梦续娶，梦人成均，梦登科第，梦作宰官临民断狱，梦集义勇杀贼守城，既而梦休官，梦复职，梦居林下，迢迢长梦，历一花甲于兹矣。复犹梦梦然，梦中说梦，则真自忘其为梦，而亦不知其为梦也。

世有好听梦吃者，请以《红楼续梦》告之。其书曰：话说那贾宝玉，一时被僧道勾引了去，游荡多日，觉得冷冷落落，不像在家同姐妹们玩耍快活。因瞒了僧道，一迳到青埂峰下探望

那枝绛珠草。绛珠见了，便说：“宝爷，你不要再来缠人了，活活教你治死了，难道还气不过么？”宝玉道：“不与我相干，这都是警幻仙弄的鬼，如今我们同去和他算账。”绛珠道：“使得，我正要问问他呢。”两人就寻到太虚幻境来。幻仙一见，便知来意，向他两个陪着笑道：“你们不要抱怨我，连我也做不得主。”宝玉道：“你明明把册子给我瞧，册子既在你处，如何说做不得主？”警幻道：“我这里专司的是离恨天，你们原不该又在我的册子上，这叫自讨苦吃。”宝玉道：“依你说，这好姻缘又是谁管的呢？”警幻道：“自有月下老人掌管的。”绛珠道：“既是这么，就烦你同到月下老人处求求他，结个来世姻缘吧。”警幻点点头道：“使得，看你们可怜得慌。”宝玉见仙子允了，连忙拉了绛珠，跟了仙子便走。不多一时，到了一所洞天。警幻道：“这就是他的住处，却好凑巧，那福禄寿三星都在这里。”宝玉看时，见二人对坐下棋，二人旁坐观局。月下老人见警幻，便问：“仙子何事降临？”警幻笑道：“被这两个厌物缠扰不清，特来求你，成全成全他们吧。”老人道：“你且说来我听，可成全便成全。”警幻指着宝玉道：“他原是女娲氏炼来补天石头，余剩下来，放在青埂峰下，年深日久通了灵，投胎到贾家为子，取名宝玉，却被僧道诱他出了家。如今又生尘念，要想了完前世情缘。”又指绛珠道：“他是一株绛珠仙草，生在这石旁，石头怕他枯槁了，时时用水浇灌他，他感激此石，也投胎林家为女，取名黛玉，和那宝玉是表亲，同居一室，两心相爱，满望成婚。谁知无姻缘之分，另娶薛氏宝钗为妻，黛玉便悲恨而死。如今两个又想结来世婚姻，为此特来求你。”月下老人尚未答话，寿星在旁边笑道：“这也可厌得很，一石一草却有这些唠叨，不用理他。”宝玉听了生起气来，便嚷道：“老弟台，不要你多管闲事，我虽

是一石，比你年纪还大几岁呢，你不要倚老卖老，安静些吧。”寿星骂道：“到底是块顽石，枉投人身，全不懂事。你直到了女娲的手里才炼出来，我们三个自从盘古开辟之初便有了。可知星宿是与天地日月同寿，如何反比你小呢？”宝玉道：“有地便有石，难道不是开辟时就有的？”两个正争论，老人道：“闲话少说，我看仙子分上成就了你们两个吧。”就在胸前袋内取出一条鲜红的绳子来说：“你们两个各在脚上拴一头。”两个忙忙拜谢，紧紧拴在脚上，并肩立着。老人笑道：“笨块，拴一拴就是了，何必缚鸡似的，尽着捆不了。”二人听了才解下来，跪着送还老人。老人又向袋内取出一本簿子来，面上写着“天下姻缘簿”，提起笔来问：“你们投了生，可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好注簿。”宝玉呆了一呆道：“这却不知道，要问阎罗王的。”警幻道：“阎罗但管查察善恶，用刑发放，那生死的事，仍听南北斗做主的。”宝玉忙问：“南北斗在哪里？快去央求他去。”警幻道：“南斗掌生，北斗掌死，这不就是南极星君么，偏你刚才不该得罪了他，如今怎么好？”宝玉听了，连忙跪下叫道：“小侄年幼无知，一时冒犯，还求老伯开恩恕罪。”绛珠也跪下道：“我年纪还轻，叫声太老伯吧。”寿星哈哈大笑道：“这会子不叫老弟了，真真两个孽障，便这样情急得很。我把你们投两只哈叭狗儿，打打雄，也算是夫妇了。”说着，就在袖中取出一本册子，揭开一看道：“你原是贾家的儿子，那贾家祖父替朝廷出力，有些功德，儿孙又相沿长厚，不肯倚势欺人，将来家运大昌，要生个大贵的孙子。现在你的妻子宝钗遗腹将产，你就去做他的儿子，大有好处。”宝玉道：“好极。旧游熟地，又且往宝钗肚里去钻钻，也是旧游，越发有趣。”接连磕了几个头。寿星又向绛珠道：“贾家还要生两个大贵的女儿，你可愿去？”绛珠道：“这使

不得者，同生贾家哪里还做得夫妻！”寿星笑道：“也是，我倒忘了。”绛珠道：“自古说，夫贵妻荣，既是宝玉贵了，我还愁什么，只要投个寻常良善人家就好。我记得前生与那史侯的侄女儿湘云，十分亲爱，情愿投做他的女儿。”寿星将册一看说：“可巧，他也有遗腹该生一女，就把你去投生吧。”一面就提起笔来，注明姓名寿数。寿星收入袖内，二人又叩谢了，立起身来便走。寿星骂道：“冒失鬼，连人身都不曾讨完全，就想走了？凡世人贫富贵贱是福禄二星掌管的，须得他注明两个册子，然后成人。”宝玉听了，便扯了绛珠去跪求子生，子生全局已完，为羊一个劫翻来翻去，倒腾不清，哪里来听他们的话。二人没法，只得跪着静候。停了一会，局毕，数一数子，福星输了半子。月下老人道：“该我来打赢家了。快些注注册，好叫他们投生去。”二星道：“刚才只听得你们咕咕咯咯说了许多话，到底为着什么事？又叫我们注什么册？”警幻仙便接上口，将适才讲过的话重述一回。二星道：“寿星注册了没有？”寿星道：“早注了。”又问月下老人，赤绳系过了没有？老人笑道：“你两个真个着棋出了神了，刚才他们拦茹秸似的绑了这半天，难道就看不见了。”二星笑了一笑，各在袖中取出册子，注个明白。寿星道：“如今好去了。”宝玉道：“我又想起一件事来了。”向老人道：“还要相求老伯伯，我难道止有一妻没有妾的么？须得多拴几个才好。”老人笑道：“这叫做得陇望蜀。也罢，我竟做个整情。”便向袋中取出赤绳，又在靴中抽了几根红色筹儿，将绳拴了，把那一头抛与宝玉。宝玉喜喜欢欢，忙在脚上拴了一拴，且不送还。又跪下道：“还要相求老祖宗、老太爷、老伯伯赏个全脸。”老人道：“又要什么？”宝玉道：“有了家花，也要有些野草助兴，方是十全。”老人道：“放屁！到底是糊涂石头，贪

求无厌，有了大的，又要小的，有了家的，又要野的，世上的女人，都叫你占尽了不好。”宝玉道：“也不必占尽，只拣几个好的，给我拴一拴吧。”老人只是不许。宝玉只是哀求，缠了很久。禄星急等下棋，便道：“你老人家也太小家子气，就再赏他几个何妨。”老人听说便向靴中抽了几十根绿筹，照先拴缚。那宝玉早将那空头拴在脚上，待老人拴过，解下送还，磕了十多个响头，说：“送咱们这会子好去了。”绛珠道：“且慢着，我倒有些信不及，拴了若干的筹子，恐怕又是什么金玉姻缘，硬硬地占了夫，可不白瞧热闹。”月下老人道：“孽障，你便要怎么样呢？”绛珠道：“我只要一把金锁就够了。”老人说：“这不是我管的事，你去求寿星吧。”寿星道：“他前世吃了亏，如今格外要老到些，这叫做惩沸羹者吹冷齏。”说着，一面提笔在他胸前画了几笔，又叫宝玉在他背上也画过了几笔。说道：“快去，让我们好静静地下棋。”宝玉、绛珠心满意足，又磕了无数的头，才走出来。又叩谢了警幻仙，再三嘱咐，如今切不可将我们再造上册去。仙子道：“如今你们美满姻缘，荣华富贵，我这离恨册上自然是无名的，不必过虑。”说毕，殷勤作别而去。

宝玉向绛珠道：“今日是正月十四日了，我们快去投生，赶着十五元宵团圆的佳节才好。”绛珠道：“不错，不错。快去，快去。”两个正在高兴，只见一个老婆婆，托了一个盘，放着两杯儿香馥馥的茶，请他们吃。二人说了半日的话，正是唇干舌燥，便也不问青红皂白，接过来一口一杯吃完了，不道声多谢，忙忙地投生去了。谁知这是孟婆汤，吃了下去便记不得前世了。

第二回 连理同生 桐蒲淫赌

荣府里自从多事之后，家道日渐艰难，只茶饭菜蔬，是公中的，其余各房零用，是各人做些针黹，卖钱添用。在王夫人身边，有一老妈，一个丫头。李纨、宝钗，止各一老妈伺候。这夜宝钗在灯下刺绣，想起丈夫，心中酸苦，就懒得做花，怔怔的自去安歇。蒙眬睡去，见宝玉走进房来。二人抱头大哭一场，又诉了许多别后相思，才解衣同睡。只见宝玉越缩越小，跳起身来，竟往宝钗肚里一钻爬了进去。宝钗惊骇，大叫一声，便跳醒了。觉得肚内阵阵疼痛，知是将产，连忙叫起老妈来，告知王夫人。王夫人就叫人去唤收生婆，自己同了小丫头来看宝钗。李纨也赶来了。宝钗把梦见宝玉说了一遍，只不好说出钻进肚子里去的话。王夫人点点头道：“想是他来保佑你，自然易生快养的了。”话未说完，收生婆到了。先向太太和大奶奶打了趄，又向宝钗道：“二奶奶不为德了。”伸手往被里便把宝钗扶起一摸说：“快去热起水来，就要生了。”一句未了，就听哇的一声，早已落地。收生婆抱起来道：“恭喜！是位哥儿。”就替他洗浴，见背上有一块绿色的隐在肉内，又像有字的，便向王夫人道：“太太瞧瞧，这是什么？”王夫人正要看时，只听得外面乱嚷道：“不好了，上房火起了。”贾政、贾兰都跑进

来喊道：“邻舍都瞧见了，怎么自己家里全不觉得？”王夫人同李纨也走出院子，仰头一看，却不是火，只见红光绕屋，连大明的月色都瞧不见了。贾政瞧罢，便问孩子生下了没有？王夫人道：“刚刚落地，倒是个男孩。”贾政把洋表一看，却是寅初二刻，已交十五的日子。贾兰道：“大喜。”笑道：“是极贵的吉兆。”说毕，忙出厅来，谢了众邻，说并不是火，却是些红光，如今已渐渐淡了下去。众人听了，方各散去。

王夫人同李纨复身进房，把孩子背上细细地一看，宛似一块碧玉嵌在肉里，还有“通灵宝玉”四个金字，像写的一般，各人啧啧称奇。宝钗看了道：“想必他舍不得老爷太太，又投回家来了。”那边周姨娘听见说宝钗生产，也走过来向太太并二位奶奶道喜。王夫人向周姨娘道：“我在这里陪他，你和大奶奶都回房去吧，明日好早些起来，帮着办事。”原来贾兰对了甄应嘉的侄孙女，名唤掌珠，择了正月十五日迎娶过门。虽则家计淡薄，诸事从省，也得张灯结彩，鼓乐执事，备办酒席，各种事情。此时贾府止有三个家人，两个小厮，其余旧仆，也有另跟外官去的，也有带了妻子回原籍去的。只剩了周瑞，是王夫人陪嫁的人。虽则也自去过活，不在府了，逢着府中有事，便来帮忙。这日因贾兰完姻，看见天色已明了，便走到荣府，听得添了小哥，连忙向老爷、太太磕头，道了喜便出来相帮办理。停了一会，邢夫人过来了，又会，李纹、李绮和宝琴一同来赴喜席，尚未坐定，只见邢岫烟也过来了，都向王夫人李纨道了喜。李纨问：“巧姐为什么不来顽耍顽耍？”邢夫人说：“病了，躺着呢。”李纹便问：“为什么宝妹妹不出来？”王夫人道：“他昨儿晚上生产了，倒是个男孩子。”大家又向王夫人、李纨行礼道：“双喜，双喜！”宝琴就要去看姐姐，李纨道：“坐一坐，吃了

茶大家同去。”茶还不曾吃得，只见湘云的丫头忙忙地跑进来，向王夫人磕了头，说道：“昨晚寅时，我家姑娘生了一个遗腹的小姑娘，却也奇怪，胸前一块肉是金黄色的，好像一把锁，上面还有四个蓝色的字，什么统领金锁。”王夫人笑道：“想必是‘通灵金锁’四字。”丫头道：“不错，不错，太太说的不差，我讲不上来。”又说：“我太太本要来道喜的，因为要守着产妇，走不开，叫我先来说声。”王夫人道：“你回去替我说声道喜，我家二奶奶昨晚也生产了，也算是今日寅时，是个哥儿。”丫头应了，随说：“我要去陪姑娘，就回去了，改日再来请安。”说罢就走了。李纹、李绮问李纨道：“姐姐，我们几时去瞧湘妹妹？”宝琴、岫烟齐道：“我们都要去的，竟是后儿三朝，都在这里会齐同去。”李纨道：“后儿亲家要上门，不得闲，倒是个明儿吧。”一面说，一面到了宝钗房里，见宝钗坐在炕上吃粥，大家道了喜，坐下。宝钗问：“宝琴为什么不带外甥女来？”宝琴道：“恐怕受了风，交给老妈子领着呢。”房中闲话不提。

且说王夫人一一在中堂吩咐婆子丫头们，安排椅桌。只见环哥儿的媳妇摇摇摆摆来了。原来贾环对了史侯远族的侄孙女儿，上年腊月完了姻，不想相貌既平常，性情又泼悍。王夫人很不喜欢他，这日见他来了，耐不过就发话道：“你如今做了媳妇，比不得做女孩儿一味娇养，也要达些世情。昨儿二姆姆生产，家里人哪一个不来探望，你就夜里懒得起来，今儿个也该早些过来哩。你瞧亲眷们，尚且远远的赶了来，偏你一家子的人，这时候才出房，况且兰哥儿的好日，也该来帮帮忙才是道理。”那史氏听了，把脸一放说：“我哪懂得世情，何曾晓得道理。人家生孩子，人家讨老婆，与我的不相干，太太要气，不过我依旧回家去，做女孩儿也使得的，有什么难得倒人。”王夫

人听了，待要发作几句，想着今儿是兰哥喜日，又是宝钗新产，况且又有人客，家反宅乱不像模样，只得忍着气，也往宝钗这边来了。刚到窗下，听得里面宝琴说道：“姐姐，你可晓得，这新添的外甥，已经对了亲了。”宝钗道：“哪里来的瞎话，才落地得几个时辰，就对了亲。”王夫人走进房，便接口道：“这倒不是瞎话，和你一个样儿的，金玉姻缘呢。”宝钗才会过意来，笑道：“和湘云妹妹做亲家，却也很好，只不知他肯不肯。”王夫人向李纨道：“我在这里伴他，你同众姐妹去喝酒去，喝完酒正好发轿了。”宝钗接口道：“太太我不要伴得的，一点也没什么，就是起先疼了几阵，孩子下了地，就不疼了，同平常往日一个样的。刚才我还想吃饭，是那老妈劝我吃粥，才吃粥的，我是好好的，太太尽管去。”王夫人道：“既这么，我去吃杯酒再来瞧你。”说罢，一同出了房。王夫人叫小丫头：“你再去请声姨太太，说我们大家等着呢。”岫烟道：“别去请了。今儿在上很不舒服，我不然原想伴着叔婆也不过来。倒是叔婆说，两个都不去使不得，催着我来才来的。”王夫人道：“想来也不做客气的，既是这么，我们坐吧。”中堂也只有两席酒，让岫烟、李纹坐了大首席，邢夫人在上，王夫人在下相陪，李绮、宝琴坐了小首席，李纨在上，史氏在下相陪。李纹道：“我们竟把桌帟解了，并拢来吃热闹些。”王夫人因厌恶史氏，不肯同席，就随口说：“今儿喜事该要用个桌帟的，不要解吧。”众人也不知道才刚拌嘴的事，认是真话也就罢了。喝得几杯酒，才上了二道菜，只听得前厅大哭大叫大喊大骂，沸反起来，不知什么事。仔细一听，却是贾政打骂环哥。王夫人皱着眉道：“要教训儿子，闲日子多着呢。偏趁着今儿，赶个热闹，哭哭啼啼，像什么。”李纨道：“必得太太自己出去，劝一劝才开交呢。”王夫人真个忙忙赶出厅来，只